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識量

房元齡幼穉日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河東先生龍城錄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

懼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封氏聞見記

鴻肆謹案唐會要所載與此同惟二十年作二十二年

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新唐書

駱答裴書云義士期於壯夫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

心奉毋亦焉能死節事人駱之器識如此而裴以爲浮躁淺露彼方陳力牝朝詎相入哉少室山房筆叢

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趍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唐書劉知幾傳

郭翰爲御史改授麟臺郎時劉禕之坐賜死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絶不能書監

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援筆卽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翰讀之為宦者所奏左授巫州司戶俄而徵還大唐新語

鴻墀謹案舊書本傳作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

韋承慶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修國史中宗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眾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

而成詞甚典美當時咸歎服之承慶嘗以人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遂著靈臺賦以廣其志冊府元龜

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胷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眞王佐才也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　顔魯公集

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禮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唐書裴遵慶傳

鴻墀謹案新書載遵慶老而彌謹諫而見從卽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是人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元宗惜其勇令白衣效命九齡執論請誅之元宗曰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也後至蜀追恨

不從九齡言命使酹於墓出感定錄　太平廣記

乃使監察御史顏眞卿送勅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愼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勅示之愼名見愼矜賜自盡初尙撫膺及聞愼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勅了愼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眞卿眞卿許之愼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靜退兄弟并命唯姊尙存老年孤煢何以堪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唐書楊愼矜傳

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困學紀聞

鴻㮚謹案舊書本傳時楊綰上疏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試其所通之學送名於省省試每經問義十條對策三道取其通否詔令左右丞諸司侍郎大夫中丞給舍等議議者多與綰同至議云云論者然之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鬬賊殺之事一日引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唐史論斷

陸宣公曰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久矣以反道爲權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損身伊川云秦漢以來不識權字按此則陸宣公亦識其義經外雜抄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

三十載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蕩宿寇數致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文儒作相竟立殊勳爲章武佐命觀其辭賦氣概豈得無異日之事乎因話錄

文之神妙莫過於詩賦見人之志非特詩也而賦亦可以見焉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青箱雜記

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

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新唐書權德輿傳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孟子之謂大人坐於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韓子之謂大丈夫嗟夫人如此者必求有以稱是大而後可不然二十四考中書令萬八千戸冠軍侯只用得一時打俗眼耳孟子自云得志弗爲韓子爲李愿言非惡而逃之其必

有見矣餘冬序錄

君居翰林遭國之病建立詔制所須未定決危疑於一言討纂逆以從正橫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羣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乃登庸而輔聖祭中書韋相公文 李文公集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召學士鄭絪於小殿令草立儲詔絪搦管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帝深然之乃定國史補

柳文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微

狂疾之功以爲名先君子嘗爲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困學紀聞

宗閔讀孟軻書至於王霸之說未嘗不嘆曰嗟乎知其時之可者不知時之不可者也即牛鼎之事未嘗不嘆曰嗟乎知其身之不可不知其身之可也於是退而著隨論上下篇因明王霸之所以興廢進退之所由同異且以解執事者之意云爾李宗閔隨論上下篇序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爲周爲魏則上無所起

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

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爲周也容齋隨筆

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强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郎秉筆自書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

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殁者昭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永蟄之幽魄書訖謂其子緒綯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位 唐書令狐楚傳

鄭儋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唐書令狐楚傳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因話錄

帝宣宗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新唐書令狐綯傳

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

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丏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郎仰鴆死帝見書惻然（新唐書楊收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後五代史本傳）

鴻墀謹案舊五代史云昭宗初還京闕皇綱寖微文蔚所發詔令靡失厥中論者多之

俄署太原掌書記時莊宗幷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莊宗與梁軍夾河對壘一日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莊宗怒曰孤為効命者設食都

不自由其河北三鎭令三軍別擇一人爲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遽命道對面草詞將示其衆道執筆久之莊宗正色促焉道徐起對曰道所掌筆硯敢不供職今大王屢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韜所諫未至過當阻拒之則可不可以向來之言諠動羣議敵人若知謂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孰而思之則天下幸甚也俄而崇韜入謝因道爲之解焉人始重其膽量舊五代史馮道傳

二年夏世宗命朝廷文學之士二十餘人各撰策論一首以試其才時朴獻平邊策云云世宗覽之愈重其器

識舊五代史王朴傳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顥張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衞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後五代史吳家傳

司空頲初爲羅紹威魏州掌書記後爲楊師原招討判

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召德倫判官王正言令草奏正言本非文士又爲亂兵所迫汗流浹背秉筆不能措一詞張彥怒排之榻下曰鈍漢笑我叱書吏曰誰能爲吾草奏者吏曰司空郎中羅令公幕客有俊才卽馳騎召之頭已被剽奪敝衣而至長揖彥卽操筆於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輟連草數奏張彥讀至軍府無非甚切朝廷却以爲閑必若四向取謀但恐六州俱失彥甚怪其意卽日與之僕馬乃令德倫請爲判官

冊府元龜

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穀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貫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册府元龜

張顥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遂掠其財以去 十國春秋嚴可求傳

値淮上兵起王師不振公屢上書自奮而元戎逗撓逆臣攜叛羣帥失道公全軍而還遷右宣威軍廂虞候制曰獨此一軍之衆堪爲百戰之師其見稱如此俄而被疾自識終期又親問門吏草遺奏既成自益兩句曰苟游岱之有知必結草以爲報上省表震悼手詔答之公猶捧詔向闕稽首流涕陳公墓誌銘　騎省集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智略

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 新唐書李密傳

有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雖聚恐師老米盡人散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曰齊州長史

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而味之佳歎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故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缺齧是知肥遯爲美齊物攸歸雅度與蘭杜俱芳高風共雲霞並映孤門承世冑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板蕩代屬艱虞厭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虎旅欲受降於軹道將問罪於商郊未遇元女已思黃石詎有啟沃謀猷弼成韜鈐者也百戰百勝之奇七縱七擒之略每求符筮實勞夢想惟師學究本原

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函金匱之形莫不洞曉於
心若指諸掌今龍戰於野鶴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
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贊我興運
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披裘輓輅襲婁
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談方聞左車
之說桂樹山幽蔵云暮矣桃花源遠想見其人冬首薄
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
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遥此不多及書
送鴻客晦迹山野莫知所之壺關錄

密(李密)為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啟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唐書李勣傳)

溫彥博傳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

匈奴五原塞爲扞蔽與魏證廷諍證不勝其辨天子卒從之玉海

鴻墀謹案突厥傳祕書監魏證言當遣還河北顏師古杜楚客李百藥皆勸處之河北帝主彥博語乃止又案竇靜諫李大亮言宜使居塞外

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寶藏之疏未嘗不稱善既聞徵所爲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唐書魏徵傳

通典房司空元齡諫伐高麗薛補闕謙光諫諸蕃侍子

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劉起居貺武指云秦逐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

玉海

近代學者著張虬鬚傳頗行於世乃云隋末喪亂李靖與張虬鬚同詣太原尋天子氣及謁見太宗知是眞主

蘇氏演義

武后垂拱五年詔發兵自雅州開山出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諫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

以來未嘗爲盜今一日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西蜀之禍自此結矣既而役不果興蜀鑑

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鄣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雋州鬭羊於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鬭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彩千匹後瓜州失守君㚟死新唐書張說傳

鴻墀謹案張燕公集有上巂州鬭羊表使羊能言云云皆表中語也舊唐書敘鬭羊表在君奐失守之後而新唐書謂上表在前似較舊書爲勝故捨彼從此又案說奉敕撰王君奐碑其畧云王侯無種屠狗起於將軍戰伐有功爛羊超於都尉前後翻飛幕下奮躍行間跨軍典郡腰金冠玉者數十百人矣又云郎敘者老生之常談和親者豎儒之怯計安足爲神武非常之主道哉誓請先拔犬戎次繫獯鬻盡區域于西海闢郡縣於北荒其事如果曠古未儔言外皆深

致不滿之意

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幷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於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唐書張說傳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

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殁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殁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為

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删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且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明皇雜錄

鴻墀謹案朝野僉載述張說諂事內官嗅其靴鼻至目為佞倖小人小說家又有三十六鑪横財之語如此類者不一而足蓋謀猷智畧是其所長而嗜利熱中是其所短廣記此事不得目為無稽也又集中所

載有爲高力士祭父文爲人作祭弟文至二篇爲鄭虛已作祭舅文甚至爲伎人祭元十郎文亦其不拘行檢之一證

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新唐書劉秩傳

屬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傔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

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畧事頗精審仙芝之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詧賞勞仙芝去奴袜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卽仙芝傔人封常淸也眺等揖仙芝之命常淸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方異之唐書封常淸傳

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

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唐書李泌傳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琯建此議可以破逆藩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發揚之困學紀聞

齊映大歷中爲滑亳節度令狐彰掌書記彰疾甚令映

章遺表因與謀後事映說彰令上表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然之因妻以女冊府元龜

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

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傜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

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實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烟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頹岸滅木所在厥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

餽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

新唐書
劉晏傳

太古之時人不識其父嘗如嬰兒夏則居巢冬則居穴與鹿豕遊處聖人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之矣過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知勝敗之術夫心術者上尊三皇成五帝賢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㓕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滅民族故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傾命是

以兵家之所祕而不可妄傳否則殃及九族臣今所著太白陰經其奇謀詭道論心術則流於殘忍以爲不如此則兵不能振故藏之名山石室閒承帝命欲備淸覽敢昧死以進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侯臣李筌譔太白陰經序太白陰經

鴻墀謹案

四庫全書提要謂陰經止八卷與唐宋藝文志作十卷不同又云篇首陰經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考舊本陰經釐爲十卷與藝文

志合卷首有天無陰陽篇及塋自序一首皆後來始
出者故備錄之
伏望節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
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
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
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
去事亦無妨遂敕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畧分路
夾攻務使叶齊尅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
雖蓄異端何由起怨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陸贄翰苑集

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畧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

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勑涇隴邠甯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架間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爲病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以爲病也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瞽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

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未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唐鑑

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瀚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唐書鄭瀚傳

守戒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强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五百家注

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宗室後進有以學術辭藻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頗有大節去年制舉不捷無何以書歷抵二相國論安邊術由是召試西掖凡數十百人彝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何垂翅於制舉而奮翼於西掖哉任華送李彝宰新都序

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即留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

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新唐書李紳傳

鴻墀謹案僖宗時紳之後人李濬作慧山寺家山記亦敘此事而不言其怖栗狀蓋諱之也

南詔入寇蜀中殘獘西川節度使李德裕至鎮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德裕遣維州刺史虞藏儉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

心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云云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會昌初德裕爲相上疏云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旰食累朝韋皐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內葺邊備

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受困阨自願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甯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惻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絶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悉怛謀右衛將軍其

後大中初杜悰復取維州蜀鑑

鴻墀謹案司馬光謂德裕所言者利僧孺所言者義而胡氏又謂僧孺以小信妨大計德裕以大義謀國

事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宏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宏敬

得詔悚息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鎭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唐鑑

牧好讀書工詩爲文嘗自負經緯才畧武宗朝誅昆夷鮮卑牧上宰相書論兵事言胡戎入寇在秋冬之間盛

夏無備宜五六月中擊胡爲便李德裕稱之唐書杜牧傳
兵非危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
作戰論焉戰論序　樊川文集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洗
束兵自守反修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
輩益橫終倡患禍故作守論焉守論序　樊川文集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
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
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

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文多不錄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為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為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甯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牧剛直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

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新唐書杜牧傳
景福元年春有詔貶田令孜授湖南監軍陳敬瑄於雅
州安置王司徒慮其生變縊令孜於府城斬敬瑄於新
津具表疏其惡也錦里耆舊傳
周顯德二年三月一云四月世宗命近臣徐台符等二十八
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比部郎中王朴
獻策傳云平邊策宋朝紹興五年右相張浚書王朴平邊
策以獻玉海
詔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臣

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帝親覽之舊五代史周世宗紀

鴻揮謹案宋史陶穀傳世宗謂宰相曰朕觀歷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爲不易又念唐晉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爲論策宜導經濟之畧乃命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平邊策以進其畧率以修文德來遠人爲意惟穀與竇儀楊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

欣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

李穀傳師老無功時請罷兵爲便世宗令范質王溥就穀謀之穀手疏請親征有必勝之利者三世宗悅用其策 宋史

郭昭慶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道旨以懲勸襃貶爲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補揚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賢之修謁往候昭

慶不與之見宰衛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為新擬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抵皆指述山川采石堤要害備禦之處及東海隅可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為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牋表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於昭慶皇朝諸公亦推其辭藻馬令南唐書

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丹鉛

雜錄

傳序唐蠻夷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

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劉貺三策杜佑復兩渠屯田杜牧以不蒐練不責實厚賞輕罰不專任其敗五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此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於篇玉海

鴻墀謹案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權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文多不載通典引劉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云云

全唐文紀事卷三十一終